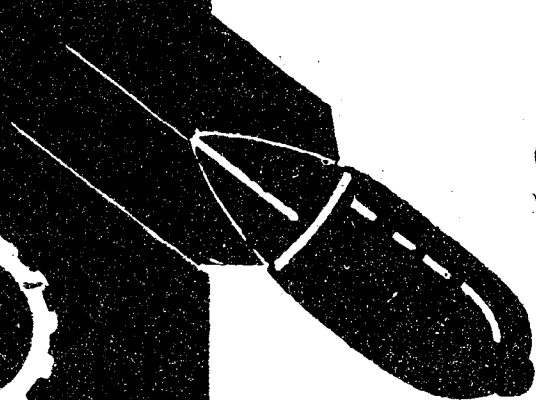


劇幕三

毛鴻山泰



泰山鴻毛

序

戲劇工作社的伙伴們，在八一三的前夜，演出了「日出」之後，便分散了。

民族解放的全面抗戰發動了七個月以來，全中國一致在爭取自由的烽火中朝這大時代邁進！一部份來到重慶戲劇工作社的伙伴們，便要求着有第二次更切合現實之需要的演出。

「泰山鴻毛」，便是在這要求之下產生的劇本。

我們不想把「漢奸」這無恥的卑下的生物搬到舞台上來，讓我們的善良的同胞去認識，所以，我們沒有正面來把「漢奸」描寫，（作為陪襯的人物，當然還是不能免避免要登場的）而正面描寫的好漢，却不是漢奸。如劇中周毓強所說的：「鬼子是自來壞，他會用出種種毒狼的陰謀來威逼人！」我

們相信有若干善良的同胞在受着鬼子的威逼的。

全國總動員起來了！我們要跟敵人拚命，同時我們要肅清漢奸！

章秉雄留給他的兒子的遺囑裏說：「敵人要置我們於死地，用飛機，用兵艦，用大炮，同時還用了種種毒狠的陰謀！死！死對於我沒有什麼？人生總有一死，只是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做漢奸而免於一死，實在罪該萬死，何況做漢奸仍不免一死呢！泰山與鴻毛，便在你揀取一條路了！」

這條路橫在我們的眼前，就是和敵人拚命！要在死的路上鬥爭，才能覓取我們的生存的日子。

謹將這個劇本獻給全國的父老兄弟和姊妹們。

我們來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族抗戰萬歲！」

泰 山 鴻 毛

地點：上海。

時間：上海淪陷後。

角色：(姓名) (身 份)

(以發 言先後 爲序)

羅萃英 上海閒人羅永恆的女兒

紅玉 羅家的婢女

羅黃氏 萃英的母親

(性 格) (簡 稱)

她雖然生在她那黑暗的家庭裏，但她的性格和她麗的外貌一樣的美

英

玲而調皮，也有相當的姿色。

玉

舊家庭的主婦是一個成天閒着沒

太

包特 吳元坎
吳鐵翼 徐蘇靈



章少雄

。子章秉雄的兒
，大學生

。將事
。不丈夫，就，除了打
了，可是又道管
的，中年婦人管
一個性格明朗而
熱情的青年。

少

巡捕甲

巡甲

巡捕乙

巡乙

劉升

。羅家的老男
。僕。

升

張得標

。羅永恆的保
。鏡。

保

趙成

。少雄的友人

。情感豐富一如他
的身材的魁偉。

趙

李明

。少雄的友人

熱烈的雄辯家，
可是他沉默的，
時候他又是一個
實際的行動份子。

李

周毓強

。少雄的友人

年歲較長，所以
他的頭腦似較
為冷靜，沉着
而謀靜時，居
於領袖地位。

周

吳順

。章家的男僕

順

章秉雄

五十餘的老人

當他在壯年時
候，曾一度在政
治舞台和教育界
活躍，和後便
告老養靜。

章

日兵甲

兵甲

日兵乙

彭通譯官

龜太郎

日本特務長

犬養三郎

中國通

崔福

章家的男僕

典型的漢奸，連
自已的中國人都
忘記了。日本帝國
主義者的走狗。

一付奸狡獪的
臉孔，隨時顯露
出侵略者的惡
像。

自以為很懂雅
，可是他一點不
會說中國話，很
流利的日本軍部
做了我的創子手。

兵乙

通

龜

犬

福

羣衆的聲音

唐福亭

屈某

熊坂

牛貴
王込

上海閘北流
氓

華北公司經理

日本陸戰隊
中佐

章家的男僕
日本朝日新聞
記者

漢奸

漢奸

唐

屈

熊

牛貴

毛 鴻 山 泰

秦 由 鴻 毛

人：

第一幕

羅萃英

紅玉

羅黃氏

章少雄

巡捕甲

巡捕乙

劉升

張得標

時：

上海淪陷後兩個月的一天夜間。

景：

這是上海聞人羅永恆的公館，地點大約在滬西的住宅區，雖然是一座小小的洋房，但構造却非常精緻，並且在這房子的四週還圍繞了一個花園。但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却祇是他女兒翠英的一間臥房，這房間正中有一扇拖到地的長窗，上面掛着兩塊絲絨的窗簾，推開窗戶，外面是爬着長春籐的露台，從露台外面望下去，是僻靜的水門汀路，沒有車輛，很少行人。房間的左邊有一扇通浴室的向外開的門，右面一扇向裏開的是通走廊的門，從走廊可以走向下樓的樓梯的。房間的陳設，很顯得

小姐的身份，摩登而美觀的傢俱，配着壁上的畫片，一切都安排得很適宜。

（這是一天的夜裏，房內燈光很亮，浴室裏有人在洗浴的聲音，婢女紅玉在替小姐鋪床，浴室裏有聲音叫她。）

英：（在浴室裏）紅玉，紅玉，把睡衣拿來。

玉：（放下手裏的被）小姐，不是放在澡盆旁的凳子上了嗎？

英：哦，哦，我看見了！

玉：小姐，今天天冷，你蓋這厚被呢，還是仍舊蓋薄被呢？

英：蓋厚被好了；可是你記着把窗戶打開一點兒縫，不然屋裏是太熱了！玉：是啦！（走過去微微地開了長窗，回頭看見了屋角裏的一籃康乃馨，

俏皮地。）小姐，你這花的香味都要跑出去了！

英：什麼？

玉：我是說這籃花的香味都要從窗縫兒鑽出去了！

（這時羅萃英從浴室裏出來，穿着睡衣，一邊毛巾擦着頭頸上淋着的水；一邊走到梳裝台前坐下來，梳理她那潤濕的黑髮，眼睛却溜了一下屋角的一籃康乃馨。）

英：哦，這是那個王先生送的聖誕禮。

玉：王先生總是跟小姐怪好的。

英：真是的，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玉：（搶着接上來說）是啊，小章先生不是已經跟小姐訂婚了嗎？

英：咳，你又瞎說了，我是說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還有心思幹這些無聊的玩意兒？你給我拿出去吧！唉，上海失守都快滿兩個月了，我們還不

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重見天日呢！（邊說邊站起來，回身走到床前。）紅

玉，太太睡了嗎？

玉：（提着花籃預備走。）大概睡了。

英：老爺呢？

玉：老爺還沒有回來。

英：現在已經不早了，怎麼還不回來？

玉：說不定今天晚上，不回來了！

英：怎麼？

玉：小姐，你不知道麼？聽說老爺在外面又弄了一個小房子！

英：誰說的？

玉：開車阿根說的，那個女人是個舞女，聽說還是東洋鬼子送給他的呢！

(自作聰明)老爺愈老愈糊塗了！

英：(半信半疑)我不信，老爺都快六十的人了，那會有這種事呢！你下回

少給我扯這種老婆舌頭！

玉：你不信，這連太太也知道，昨天跟老爺吵了一架，你還不知道吧？

英：(不快)不知道，不知道，紅玉，這些話我不喜歡聽，你給我出去！

玉：(有些恐慌)小姐！

英：我叫你出去！

玉：是，是，我出去！(退至門口不願出去。)

(黃氏開門入，適巧將紅玉掩在門後。)

太：英兒，深更半夜，你叫什麼？

英：(指着門後。)我叫紅玉出去！

太：紅玉在那兒？

英：門後頭。

太：你藏在這兒幹什麼？

英：（掩飾地。）不爲什麼，我說錯了一句話。

太：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得啦！

英：是，我正要出去呀。（走出門去）

太：這丫頭！英兒。

英：媽媽！你還沒有睡麼？

太：沒有，我等你的爸爸！

英：媽媽，我聽說爸爸在外面又辦了一個姨太太。

太：（驚異）你聽誰說的？

英：我聽外面人傳說的。

太：一定是紅玉，叫她不要說，她偏要說出來！

英：瞞着我做什麼？

太：可是，你知道了有什麼用呢？（兜起一肚子忌妒）唉！你既然知道了，

就告訴你吧，你爸爸愈老愈糊塗，簡直成了個老混蛋了！

英：哼，這時候國家都快完了，辦那門子的姨太太呢！

太：說的是呀，你爸爸瀝西不是有塊地皮嗎？

英：是靠近虹橋那兒的嗎？

太：是的，日本人看準了那個地方，想在那兒蓋軍械庫，正找不着地皮。

你爸爸起初不肯讓給他們，可是日本人就出了很多很多的主意，逼着

他答應了；這一答應日本人就送了他一個女人！

英：（有些恍然）哦！

太：你知道這個女人是誰呀？

英：不知道，聽說是舞女。

太：咳，就是你爸爸想不到手的麗萍老六啊！以前不是錢業公會會長秦毓甫看中的人嗎？你爸爸撈不到手。自從中國打了敗仗，秦毓甫在上海站不住腳，溜到香港去了，日本人就趁這時候在你爸爸面前作了一個
人情！

英：日本人真陰險啊！

太：怪不得大家都嚷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人真夠可惡的，連我們的家的也給他們拆了！

英：哼！連整個中國他們還想拆，何況我們的家呢！

太：還是你爸爸不對，要是在前十年他要敢這樣，我一定跟他離婚！老了，老了，當起漢奸來了！

英：媽媽，你也別太着急，好好勸爸爸得了；要辦姨太太倒不要緊，漢奸可做不得！

太：我可不能叫他再弄姨太太（泫然泣下）

英：（不安地）唉！媽媽，天不早了，該睡了！

太：好，我去睡了。（邊走出去，邊憤憤然地自語）這個老東西真該死！

（房間裏靜了下來，萃英卸睡衣就寢，滅了燈，窗外有月光效果，地毯上拖着一條透明的窗影。忽然有汽車喇叭聲，接著突然是三聲槍響，萃英駭極，從被窩裏翻起，連聲叫紅玉，但是沒有回音。萃英恐怖地縮進被窩裏去，而槍聲又接連響了三聲，接

着便有嘈囂的人聲，等翠英再把頭探出來的時候，在她對面的長窗上突然顯出了一個高大的人影，在月色的反光下蠕動，沿着露台上的長春籐攀了上來，輕輕地推開了那扇窗，懾手懾腳的走了進來，很機警地反手把窗關好。）

英：（顫慄地驚呼）啊！

少：別嚮！

英：（恐懼地坐起）誰？

少：我；

英：（聽出了那人的聲音，漸漸地恢復鎮定，但是詫異地伸手去擰燈，畏縮地將被掩護着半袒的胸口。）少雄！是你嗎！

（那黑影在燈光之下形成了一個青年，他右手拿着一支手槍

，左手却裹着一塊圍巾，這手一定是傷了，因為我們可以看出他時時在顧及那隻手，現在他顯然是痛得利害，掙扎着將槍揆在左脅，預備去解那只手上的圍巾。）

英：你來幹什麼？

少：萃英，我來找你！（解下了圍巾，露出鮮血創傷的手。）

英：咦！你怎麼嘍！那是什麼？

少：血！（忍痛地。）

英：你拿着槍做什麼？

少：我殺了一個人！

英：（驚喊）啊！

少：（拔槍自衛）不要喊！（稍停）噫！我殺了一個人，

英：（這時，她鎖定了，穿衣起床，）怎麼？你說：是不是日本人？

少：不！（肯定地）我殺的是中國人，一個漢奸！

英：你的傷是從那兒來的。

少：（指着窗外）後面有人追得緊，打了我兩槍，幸而還不利害。

英：打中了嗎？（走到窗口將窗緊閉）

少：沒有，只傷了一些皮！

英：痛不痛？

少：不痛。（拿圍巾擦）

英：不用，這兒有手巾，（替他擦去手上的血）少雄！究竟是爲了什麼？

少：我殺了一個出賣全上海民衆的漢奸！

英：誰？

少：就是——

（忽然門外有雜亂的脚步聲自遠而近，二人大驚。）

英：外面有人來！

少：不要緊，我去對付他們好了！（執槍欲出，被萃英攔住。）

英：不！少雄，你快先藏一藏！

少：萃英！

（門外人聲已近）

英：不，少雄，一個有用的人爲什麼要做無謂的犧牲呢？你快到洗澡間裏

去，躲一躲！

（萃英急將少雄推入浴室，自己迅速地鑽進被窩裏去，門外

的聲音已經聽得很清楚了。）

(場外) 玉：這是小姐的房間。

人聲：小姐的房間我們也得進去看看！

玉：究竟是什麼事情？

人聲：在你們家門口打死了一個人！

玉：啊！你說什麼？

人聲：在你家門口打死了人，放槍你都沒有聽見嗎？

(紅玉推門而入)

玉：啊！……小……小姐不好了，我們家門口死了一個人。

英：(起來穿衣，裝着很吃驚的樣子，)

(跟着進來兩個巡捕，老用人劉升和太太也跟着擠了進來。

大家慌亂地。)

太：什麼事，什麼事！

巡甲：對不起，小玉，在你家門口出了一件案子，有一個人被暗殺了，我們正巡查路過這裏，聽見了槍聲，我們就四面戒堵，捉拿兇手，可是兇手並沒走出這條街，我們挨門挨戶進來搜查，通知你們，省得他藏在什麼地方，回頭下着你們！

英：謝謝！（對紅玉）紅玉，你聽見什麼沒有？

玉：沒有，一點沒有，（對劉升）劉二爺，你聽見什麼沒有？

劉：我一直在等門：我連槍聲也沒有聽見！

巡甲：噢，那嗎你也許睡着了。（對紅玉）還是先讓我們看看你們這屋子吧！

英：（不耐煩）你們還是到樓底下去看吧，這兒有人也藏不住的。

巡乙：（在屋子裏亂找，指浴室）那是甚麼屋子？

玉：那是小姐的洗澡間。

巡甲：有通外邊的窗戶嗎？

玉：有，有一扇窗子。

巡甲：那讓我們進去看看！（走向浴室）

英：（抑止着心中的惶急）不，那窗子是關着的，你們還是到樓下去看吧！

（巡捕甲不聽，走到了浴室門口，要推門，英焦急，適巧同

時巡捕乙在牀邊發現了什麼似的得意地嚷起來。）

巡乙：噢，老四！那兇手不是還掛着彩了嗎？（拾起那塊有血跡的手巾。）

巡甲：是啊！（急從浴室門口回來。）

玉：（誤會了）你們這些人真討厭！小姐們的東西你們不要亂動！（一手把

那毛巾搶過微開了浴室的門；向內一擲，巡捕甲乙似乎明白了男人們不應該明白的祕密似的，反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彼此看了一眼，心照不宣，裝做沒事的樣子。

玉：（對劉升），劉二爺，你還是到底下等門去罷，老爺也該回來了。

（劉升出門去）

巡甲：我們倆到別的屋子瞧瞧去罷。

巡乙：有沒有空房間容易藏人的地方？

玉：沒有，沒有，你到別家去找吧！

巡乙：我們家家都找遍了。

玉：都沒有嗎？

巡甲：都沒有。

玉：那你們怎麼知道放槍的會聽到我們這兒來呀？

巡乙：對不起，我們也不過是盡盡人事，找找看就是了。

玉：我領你去。

（大家都出去以後，萃英放下心來，少雄亦由浴室走出來）

英：（担心地）你不要出來，他們還沒有走。

少：我還沒有說完話。

英：你還要說什麼？

少：我殺了一個人，我想告訴你。……

英：一個漢奸是不能算一個人的！

少：是一個漢奸；可是，可是他是你的父親！（很費力地）

英：（大驚）啊！

少：（懼）不要喊！

英：我的父親跟你有什麼仇恨？

少：你難道還不知道你爸爸這些日子所做的事嗎？他爲了諂媚敵人，他壓迫電廠的工人復工了，他還要參加什麼全上海治安維持委員會的把戲，我！……我實在看不過去了！

英：我不相信……

少：我也不相信他竟會當了漢奸，（略停）打死了一個漢奸，我是一個愛國的志士，打死了你的父親，我是一個殺人的兇犯，我向你自首，你的父親是我殺的！

英：（驚悸與憤怒地）剛才的槍聲就是……？

少：是！就離你們家門口不遠的擠角兒上，他的車正預備轉彎的時候，我

向他開了一槍，正打中了他的車夫，所以車就馬上停了；我再向你父親連放了兩槍，看見他倒了下去，可是巡捕已經趕來了，我一時沒有辦法，就從你們後牆跳了進來，攀着長春籐，爬進你的房間。他們還在後邊追呢！

英：你爲什麼這樣狠呀！（泣）

少：又誰讓漢奸這麼壞呢？我殺了你父親，不過是爲了殺一警衆，對不起的却祇是你一個人！我現在來沒有旁的，我是來把槍交給你，請你打死你父親的兇手，我請你原諒，槍在這兒！

英：（接槍，厲色。）我父親做漢奸你怎麼知道？

少：他爲了保全他的家產，他跟日本人勾結，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英：可是，可是，你爲什麼要殺了他呢！

少：漢奸是民族的公敵，無論誰是不能留下的。我並不可惜一個漢奸，我心裏所難受的，祇是我殺了的是你的父親，在私情上實在叫我難過！

英：（自語）我的父親是你殺的，可是爲什麼還來見我？

少：我向你面前自首，請你來辦我！

英：（悲慟而衝動地顫震着，沙聲地叫出來，）我把你……（走去開門，但

被少雄喊住。）

少：英：聽我一句話，我要死，死在你手裏！

英：不！你們來人啊！你們……（大喊奔出，少雄急藏身櫥後。等太太紅

玉和兩個巡捕大家驚惶地進來時，室中已無人。）

太：萃英什麼事？

巡甲：什麼？

英：你們到浴室去看。

玉：小姐！怎麼啦！

（巡捕甲乙執槍在手很嚴重地開了浴室門，開了燈，向內看，但一無所得。）

巡甲
乙：沒有什麼呀！

英：（頹然地，失神地，顯然有些後悔。）啊，也許我錯了，將才裏面好像有些聲音。

（無力地跌坐在沙發上）

太：萃英，你把我嚇壞了！（說着噓着氣）

（但是正當這緊張的空氣鬆下來時，忽然保鏢張得鏢槍惶惶奔入。）

保：太太！不好了！老爺讓人殺了！

太：（同時驚呼）老爺？！

劉

甲：（同時驚呼）你們老爺？

乙：你快說！老爺怎麼樣？

保：老爺呀！我的天啊！（喘不上氣來。）

英：怎麼一回事？你慢慢的說！

保：老爺不是今天晚上在天狗堂開會嗎。

英：開會怎麼樣？

保：我也鬧不清楚，反正他們是在開會，人多着呢，什麼糧食公會的巽楠齋，什麼上海老大姚，姚子才，什麼日本武官犬養三郎，還有我

記不得了。

太：你快說！

保：對了說這些也沒有用，還是說剛才的事吧，老爺回來的時候，車開到轉灣的地方，我就聽見「拍」的一聲，一顆子彈，打穿咱們汽車的玻璃，正打中了開車的後腦，車馬上停了！

玉：那麼阿根也死了？

保：是啊！老爺直喊不好，不好，我趕忙跳下車來，可是當時老爺也沒有來得及閃開，第二聲槍響接着來了，剛好打中老爺的胸口，老爺登時倒了下去。

太：（驚呼）啊！

英：（顫震地）媽媽！

玉：那個兇手呢？

保：我一面顧老爺，一面再找開槍的地方，一眼看見牆角後面有個黑影子，我就拔出手槍連開了三下，我捨了老爺，我就追那個人，那人向我打了一槍，拔腿就跑，這時候巡捕們也趕到了，他們也幫着我追來着。

巡甲：我們也追來着，可是，

玉：可是什麼？

巡甲：可是一轉眼那人就看不見了呢！

玉：難道他能飛嗎？

巡甲：說的是呀，所以我們才挨門挨戶的搜呀！

玉：你們也真夠廢物的，連個人都追不上！

巡乙：黑更半夜是頂容易叫人逃走的。

巡甲：這樣說起來死的人是你們老爺嘍！可是死的人生前有沒有仇人呢？

英：不知道。

巡甲：他年紀多大？

英：五十五歲。

太：五十六歲啊！

巡甲：最近他有沒有政治關係？

英：沒有。

巡甲：你是他的什麼人？

玉：這是我們的小姐，這是我們太太。

太：（悲痛而焦急地）好嘍！好嘍！你們也必多說了，張得鏢，老爺現在在

那裏？

保：還在車上，一位巡捕先生看着他呢。

英：怎麼樣？

保：大約是不中用了！

太：噫呀！你們還在屋裏做什麼！我們趕快去看看！（太太揮衆人出；英亦隨出。）

玉：（提了小姐的大衣隨後喊道。）小姐，小姐，你得穿上大衣，外面冷得很。

英：（回來）對，我得穿上大衣，你不用等我了，你們先下去看看吧。

玉：是。（隨衆下）

（翠英急忙地穿上大衣，穿上鞋，少雄由櫥後出。）

英：你現在急也沒用，等一會兒你再想法子逃走好了，

少：萃英！

英：在愛我的國家這一點上，我和你是同樣的！但是（顯然有些傷感）唉！

你怎麼殺了我的父親呢！

少：萃英！你爸爸平時的行爲怎樣，你也是知道的，現在也可以不提了，

可是自從上海失守以後，他的態度真可恥，那種種卑鄙的行爲我不能

原諒他。

英：（聽不下去了）少維！你別再說了……

少：（興奮）萃英！你也是個有血氣的女性，難道對於一個出賣全民族利害

的漢奸就青輕輕地放過了他麼？！然而這事使我永遠的對不起你！

英：……

少：我們早就打聽到了，知道他今天晚上在天狗堂和日本人開會，商量上海治安維持委員會的事；還有種種修改教課書，接收中國銀行等計劃，並且舉行提燈遊行大會，表示他們可恥的勝利，這簡直侮辱了整個的民族，所以我們就決議先殺了你的父親！

（忽然聽得外面有脚步声，萃英推少雄入浴室。但是外面的脚步声又沒有了，少雄仍就走了出來。）

英：可是我該去了，（一面望着少雄，一面向門口走去，少雄跟到門口，忽然萃英想起了一件事，急至枕邊摸出剛才少雄給他的那支手槍。）少雄，這傢伙你帶回去！（當少雄接過手槍的時候，忽然通外邊的門被人推開了，萃英大吃一驚，可巧門掩住了少雄，紅玉慌忙地闖入）玉：小姐你怎麼還不下去？醫院裏的救護車已經到了，可是醫生說老爺已

經不行了！（想哭）

英：（刺激地）不行嗎？

玉：他們已經把老爺抬上了車子，太太說等小姐一塊到醫院去再說。

英：那我們快走！（萃英紅玉同下，帶上門，少雄在門後持槍直立。）

毛 鴻 山 泰

第 二 幕

人：

章少雄

趙成

周毓強

馬順

羅萃英

李明

章秉雄

日兵甲

日兵乙

龜太郎

彭通譯官

犬養三郎

時：

距離第一幕一個星期後的一天上午

景：

章乘雄的客室，有素樸而殷實之感，從陳設上看去，顯示出書香之家的意味。光綫深沉，窗外有樹木。

（開幕時，趙成和周毓強坐在左面的兩隻椅上，身體背着台口，章少雄迎面立着，李明獨自在沙發上，聽周趙兩人低聲

的說話，好像在他們四人中間有一件嚴重的事要發生，空氣是沉靜的，突然章少雄以拳擊掌，衝破了這一團的沉靜。）

少：不管他們多麼厲害，一個炸彈下去，他們總得死幾個，總得亂一下，一亂還怕沒有辦法？

趙：我並不怕，根本我就不想逃，這個彈扔下去，至少得死幾個鬼子！

少：（高聲地）一個換一個就不算白犧牲了！

周：少雄！你不要亂喊，小心有人聽見！

少：這是我的家，怕什麼？

周：我怕有人瞧我們不順眼，我在你家裏總覺得有點水土不服。

少：誰能看我們不順眼？看我們不順眼，祇要是反對我們行動的人就是漢奸！漢奸已經夠多了，可是我自信在我們章家無論如何是不會有的，

漢奸在我們的眼裏攔不下！

周：少雄，你們老太爺在家嗎？

少：在家，他在家也不要緊呀，我父親可不像羅永恆那種人，頭腦那麼簡單。

周：我并不是說你父親像羅永恆這種自己找死的人，我是怕他是不是討厭。
。年輕的人專好找危險的事幹。

少：不，不，他對於我們熱烈的愛國工作，并不反對。

周：那麼，他知道了前幾天那回事嗎？

少：什麼事呀？

周：就是羅永恆的被殺。

少：啊，那他可猜不到我身上，不過他也許知道了我已竟加入了民族救亡

會，他沒有說什麼，他只說要小心點，不要白白的犧牲了。

周：他是不干涉你了？

少：自然，這時候誰能禁止一個人愛國呢？

周：好，你接着說吧！

少：我剛才說什麼來着？

周：你說能夠本。

少：對呀！你想炸彈擲下去，祇少死幾個日本鬼子？

周：少說死五個吧！

少：一個換五個也夠了；就是一個不死，這一場大亂也夠消滅他們一點氣

餒吧！

趙：我祇有一點顧慮，就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妹妹，他老人家現在還在轟炸

中的廣州呢；萬一我不幸被捕……她……她們……

周：這話你用不着說，我早給你想到了，你這樣想也不應當，我們應當抱着勝利的信念。

趙：我在那裏下手好呢？

少：（袋中取出一張紙）他們今天五點鐘出發，我已經早把鬼子的遊行路線探聽清楚了，（取出一張地圖）這就是……

趙：（朗讀）下午五時由虹橋飛機場出發經海格路轉靜安寺路走同孚路……

周：噢這不是還經過你家門口嗎，少雄？

少：呀！

周：就在同孚路下手，怎麼樣這兒的路窄。

少：對啦，我們樓上有好幾個臨街的窗子

周：不能在你家動手。

周：爲什麼

少：這會連累了你的父親。

少：那麼……唔，我想起來了，離我們還遠的地方三十六號的房子正空着，我們想法子爬去進，等敵人的隊伍經過那兒，我們就動手怎麼樣？

周：三十六號離這兒多遠？

少：我們從這兒還能看見那所樓房呢，你們來瞧。（領大家走窗口。）

周：是那一座？

少：（指窗外）就是斜對面，紅瓦頂的樓房。

周：這所房子有沒有看房子的人在那兒？

少：一個人也沒有。

周：可是那怎麼進去呢？

少：那房子的後面，緊挨着青年中學的球場，我上回就因為過牆去拾球進去過，一點也不費力氣！

周：就在那三層樓上來等再好也沒有，老趙，老李，你們說好不好？

趙：行！不管什麼地方都行。

周：這地方好極了，我們還可以派人在這邊把風。

（門呀然開了，衆人大驚，李明把桌上的紙張藏在袋內，

僕人馬願進來）

願：少爺，羅小姐來了。

少：（遲移了一會）在那兒？

願：在門口呢。

少：請她進來啊。

(馬順出)

周：是羅永恆的女兒嗎？

少：是的。

周：她來幹什麼？

少：我約她來的。

周：唉，約她幹什麼？

趙：那麼我們躲開吧。

少：曖，曖，用不着。

(萃英入，大家面面相覷。)

少：我來跟你們介紹，這是趙成，這是周毓強，李明，這是羅萃英小姐。

英：唉，你們怎麼不說話了？

周：噢，羅小姐，你請坐……

少：她也是我們的同志啊！你們快別來這一套吧。

英：我來對於你們有什麼不便麼？

少：沒有，沒有，（回過頭來）她是羅萃英小姐，可是你們不要以為她是羅永恆的女兒，就對於她有什麼懷疑，要知道，我刺死羅永恆後是怎麼逃出來的？（指英）就是她的力量。像她這樣的能夠有大義滅親的勇氣，也就不會比我們扔炸彈的工作來的小呀！

（周向前和英握手）

周：請你原諒！

英：這沒有什麼，請你們放心，我雖不能幫你們什麼忙，至少不會破壞你

們。

趙：羅小姐請坐。

周：大家坐下吧！

英：近來戰事消息怎麼樣？

周：不很好，南京是丟了。

英：以前上海打的時候，能夠支持三個月，上海一退，蘇州失了不到三天

，退得也太快了，將來究竟怎麼樣？

少：敵人專挑着我們沒有工事的地方進攻，這不是我們戰士作戰不力，這

是我們的軍事機密不夠嚴緊，我想賣消息的間諜絕不祇黃秋岳一兩個

人，我們的後方一定還有很多敵人派來的間諜藏着，你們不記得鄱陽

湖還有敵人飛機的加油站嗎！我們中國地方這樣大，敵人的間諜是頂

容易埋伏着的，要不然敵人進攻的路綫不打江陰而繞道太湖，這不是避實擊虛的戰略嗎？我認爲第一要誘沈漢奸和間諜！現在南京既然失了，戰事是走淮第二階段，發展下去毫無問題，是一路從濟南沿津浦路向南，一路由南方沿津浦路向北取徐州；平漢路暫時或者不會怎麼樣，可是山西那一方面敵人會沿同滿路南趨淮攻潼關，他們的目的是想把隴海路由徐州和潼關兩地切斷，使我們集中在河南的主力，發彈不出來，將來我看兇多吉少！

英：唉，戰事真叫人灰心啊！

李：（嚴重地站起來）你錯了！你要曉得：這次中日打仗，是我們民族生存的鬥爭，不是普通的一時的衝突，這全仗苦撐到底，爭取我們的最後勝利！在初期的勝敗是不足憂慮的，爲了保持實力，軍事上可以不

惜放棄沿海的省份，擴大了敵人的區域去減少他們集中的力量，用我們陣地戰以外的遊擊戰分別與消滅敵人的實力！在我以為南京失守並不能算什麼可以悲觀的事，即是將來爲了戰略上的關係打倒了漢口，我也不能灰心！我們第一要洗去恐日病和悲觀的心理，起碼要存着持久的奮鬥的勇氣，和取勝的信心，蔣先生說「雖剩一兵一彈抵抗到底」！（大家起立致敬，李說完了蔣委員長的話後，以上手請大家坐下）你們請坐——我們都能抱了這精神決心不愁不能擊破敵人！

少：可是我們沒有那麼精良的武器，打起來總多少要吃虧的。

季：不對！決定我們勝利的條件，不是別的，就是我們民族解放的信念，和全民族不願作亡國奴的憤火！發動全民抗戰，動員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聰明和力量，去克服一切的困難！避免我們的弱點，發揮我們

的長處，去打倒敵人！

英：日本的崩潰，不早就有人說快成熟了嗎？

李：日本的崩潰是必然的，祇是時間遲早問題，他們雖有崩潰在前，可是這崩潰是得的我們從抗戰中取得手的，我們是要持久抗戰，不是要持久等待，難道像我們知識份子也會相信，有不打自退的敵人嗎？現在正在氣餒極度高傲的時候，得寸進尺長趨直入，你以為這是他們的收穫嗎？不，你們要知道上海失守快兩個月了，還有你我在上海這地方和他們搏鬥，你准知道他們的勝能保持得多久？！

少：也許今天的一個炸彈，會引起他們後方的騷動，也說不定，

李：不，決不是一個炸彈，所能達到的，我們要不斷的一個彈又一個彈的去摧毀他們，去摧毀他們！（興奮而明朗地。）

周：（冷靜地打斷李的興奮門的說話）老李，你不要這樣大聲呼叫的好不好

？你向來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長篇大論演說起來，我認爲……

李：（覺醒地堅決地）是的，我不再說了，是的，我們要少說多幹！

少：周：你問來好打斷人家的話。

周：我瞧他太興奮了，過度的興奮是容易敗事的，我們心要熱，頭要冷。

英：你們剛不在商量些什麼？我能知道嗎？

周：我們正計劃……

（這時馬順入）

順：老爺在裏頭嗎？

少：老爺在樓上書房里。

順：外面有幾個鬼子要見老爺。

少：什麼鬼子？

順：日本鬼子。

少：日本鬼子他們來幹什麼？

順：來找老爺。

少：找老爺幹什麼？

順：那我可不知道

少：老爺在樓上。

順：是！

少：回來，（馬順回，少雄躊躇了一會）好：去吧！（馬順出）

周：鬼子無事不登三寶殿，找你們老爺是有什麼事？

少：（不安地）我不知道，我父親從來沒有鬼子朋友，

趙：恐怕，請你父親參加什麼維持會吧？

少：（顯然臉上在發燒）我父親不會幹的。

周：鬼子是多麼壞，他會用出種種毒狠的陰謀來威逼人！

少：（激烈地）我父親當漢奸，我會親手打死他！

英：你的父親可不要學了我的父親！

周：可怕呀，可怕呀！

少：（不能忍耐地暴躁地）你們不要說了，我今天在鬼子沒見到我父親以前

拚了他們！

（少雄拔槍就走，但是周知道攔住了他）

趙：噯，噯，這可以不必，這足以破壞今天晚上的計劃，少雄，你也要冷

靜一點！

英：門外有人進來。

(門外有人聲。)

(門外的脚步聲自遠而近，是章秉雄和馬順，他們在門外邊走邊說着)

(場外)章：幾個人？

章：幾個人？

順：五個人。

章：他們穿什麼衣裳？

順：三個穿洋裝的，兩個穿軍裝的。

章：啊！是日本的軍官嗎？

順：不知道。

趙：我們躲一躲吧！

周：好，我們藏起來

英：藏在那兒？

少：藏起來做什麼？

周：保護你的父親，不要受他們威逼，你到裏面去，我藏在窗帷後面，記着把槍預備好，我出不來，你們可不准動手！聽見了沒有？

趙：聽見了。快，快。

（大家藏起來，章秉雄同馬順入室。）

章：少爺呢？

順：剛剛我還看見他在這兒會客着，現在也許出去了，……老爺，我去請他

們進來吧！

立：來，你再去跟他們說去，說我到，我到香港去了，年內不會回來快。

去，快去！

順：（顯然爲難地）老爺我說過了，他們不聽，一直鬧着要進來。好，我

再去說。

章：豈有此理！

（馬順出，章秉雄走來走去。有傾，只聽見外面人聲喧嘩

，馬順入內，後邊日兵甲，乙，持槍惡狠狠地對着他進來。）

兵甲：馬鹿野郎

兵乙：畜生！

順：老爺，老爺！

章：怎麼，怎麼？

(接着龜太郎，犬養三郎，彭通譯官三人隨入。)

龜：(對日兵) 馬鹿野郎ノ出ラ行テヲ

順：(無可奈何地) 他們已經進來了。

通：這位就是章先生嗎？

章：是的，是的。

通：對不起，他們大日本的規矩都是拿着槍走進人家去的，龜先生剛才就叫那兩個東西出去，我們是大日本國特務機關派來見章先生的，這是特務長官龜太郎，犬養先生是一位支那通。

(末了彭通譯官忘了介紹自己，章秉雄眼釘着他。)

通：噢，噢，我是，我是彭通譯官。

章：久仰，久仰！我們的底下人不懂事，請你們原諒，請坐，請坐！倒茶

來！

（順退，取茶具。）

龜：ア我ネノ八日支親善ヲ求爲ニ宅ッ伺ヒムス

通：這個，龜先生說這個，他們是來和章先生表示親善的。

章：謝謝！謝謝！

犬：（操不純熟的中國話）章先生我們以前見過啊！

章：（莫明其妙）啊！

犬：噯，你記不得了麼（若有其事似的）六年前我奉我們大日本帝國政府的

命令來考察實業，到過你們的貴工廠！

章：噢！

犬：（找話說）當時我對於你們貴國的字畫很發生興趣（向四面搜尋。）！

你這一張不就是就是……噢，有此兒像孝胥寫的字。

章……你說是……

犬……孝胥，鄭孝胥，我們滿州國的總理大臣，我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

得意之態。）

章……這幅字是鄭板橋寫的。

犬……噢！那一定是學着孝胥的那一派嘍！嘻嘻！

（僕馬順取茶進。放下後又出去。）

龜……今度ノ不幸事件ハ實ニ支那ノ抗日份子ヲ一掃スルガ爲ニ起ツタノデ

アリマスガ、幾多ノ善良機關ニ損害ヲ與トルハ誠ニ遺憾ノ事ト存

ジマシ

通……龜太郎先生的意思是說，這次日本爲剷除支那的抗日份子發生了這一

場不幸的事件，毀壞了不少善良的實業機關，龜先生認為十分遺憾。

章：是的，

龜：章先生ノ損失ニ對シテハ大日本軍部ノ方デ何ト力……

通：至於章先生有什麼損失，大日本帝國方面可以……

章：受損失的人很多嘍，並不祇我一個人呀！

通：損害ヲ蒙モル人ハ沢山アリマス，章先生一人デハ御座ヒマセン

龜：章先生ニ對シテ特別ノ親善ヲ表スガ爲ニ大日本ノ方デハ何デモ致シ

マスカテ……

通：爲了特別對章先生親善起見，這一點大日本帝國方面一定要允份賠償的。

章：目下關於這種事似乎還談不到吧？

通：……ウ云イ事ハ，マア，後ニ致シマス

龜：……イ エ，直ダ上海維持委員會ニ提出・タイ，同時ニ章先生ニロノ會
ノ會長ト担任サビタム

通：龜先生說馬上預備在上海維持會里討論，同時還很希望章先生能夠担
任維持會的會長。

章：維持會的會長，不是羅永恆嗎？

通：羅永恆在上一個禮拜以前發生了一個不幸的事件。

章：怎麼樣的不幸呢？

通：聽說，聽說是，這個大約是爲了戀愛的關係，在門口被人刺死了。

章：啊？

通：所以會長這個位子，日本帝國方面很希望章先生能夠担任。

章：我實在沒有這種能力。

犬：不，不，這個事祇是要章先生在名義上担任就夠了，實際上我可以幫你的忙。

章：犬先生，這在我看起來維持會似乎還沒有什麼必要，況且由我出名，像我這樣將死的老頭兒，實在也不夠資格。

犬：夠得很！夠得很！

章：我覺得這是很滑稽的，自從民國二十年以後，我是再也不担任什麼工作了，在家除了讀書養靜之外，很少出去走動，外面的情形也很不熟悉，大約龜先生，犬先生是新到的人，對於我的實情一定不大清楚。

犬：ノイツハ一寸難

龜：章先生コマス云イ事ニ對シテハ遠慮シナワモイトク好思ヒムス

通：龜先生說章先生是不能推辭的。

章：這不是能不能的問題。

犬：章先生你不要擔心，大日本帝國可以盡全力保護你一切。

章：我是不參加任何集會的。

通：章先生，我看他們既然這樣看待你，我瞧你也不便推辭的。

章：我不認為這有不麼不便！請通譯官翻譯，我實在不能幹！

通：行ケナイデステ

龜：我我希ノ望ニ添ヘナイトハ實ニ失望

通：龜先生說，他對你十分失望。

章：（坦然地）抱歉之至！

龜：章先生ノ十分ノ考慮ヲ要求タイ

通：似乎章先生要多多考慮一下。

章：（堅決地）我覺得這沒有考慮的可能

犬：章先生，我認爲你對我們似乎表示過度的不敬，我們是代表大日本軍部面來的，希望章先生明白目下上海的情形是不像以前那樣，那樣：，不過希望章先生接收我們親善的本意，免得發生什麼其他的意外。

章：這一層我還沒有想到。

通：最好請章先生能夠在跟我們到天狗堂去參加這全市聯合會議，到了那時候，你再提出你的意思，似乎比較完美。

龜：今一絡々行クノ方が一番好イト思ヒマス，何カ意見がアルナ大會
提出スルノ方が好ハアリスセンカ？

章：我最近害腿病，是不能出門的，恕不能參加。

（龜太郎呼日兵甲入，以紙烟索火，日兵甲一手撫槍，一手取出火柴盒，以大拇按火柴榦於沙皮上，龜拔而燃之。顯出示威的態度，日兵退下。）

通：噫！章先生，你也不必這樣，我們大遠跑來找你，是爲了全上海的安全問題，你何必推來推去？我們都是自己人，你要明白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人家來找你，是看得起你！叫我說，章先生你也得看清楚了這年頭的事，誰不是混一下子是一下子，章先生你要不答應，要是他們給你不好看，你可來不及後悔，再說爲自己打算，這個本錢也要緊，萬一惹起大家不痛快，我真覺得也太不夠本！這何苦呢？

章：（在聽通譯官的一大段話，即在肚了裏打主意，最後，似乎得了一個新的決定，毅然地應着，其實是自語着。）是的！不夠本！（「這不

狗本「三字顯然與通譯官所說的是兩種意義。」

通：我瞧你去一下子、話留着以後說，你瞧怎麼樣？

章：可是，我實在腿上有毛病，要不……

通：怎麼樣？

章：我到希望請位有功夫的話，不妨在這兒談談。

通：モ、時間がトムタラ、此處デ相談シタイ

龜：ンシタラ今晚ノイモニ參加スル事が出來ナイイデセナイカも

通：不過那就不能參加今天慶祝皇軍遊行大會了。

章：那麼改口再談怎麼樣？

通：那也不好再拖延下去了。

章：你們如果可以在敝舍多坐一會，一切的話我儘可從長計議，這本不是

三言兩語可以決了的。要不然今天晚上在敝舍吃頓便飯，容我們暢談

一下，諸位以預怎麼樣？

通：今晚章先生八御馳走ヲシマスカラ，何卒ソノ時ニ……

龜：ドウデスカ？

太：ソイツハ信ツラレオイナ

龜：但シ仕方がハイデハナイカ

太：ソラクラ（有首肯意）

章：我看諸位也不必客氣，我也太不成敬意了；諸位請坐一會，我去去就

來。

通：章先生請便。

章：（走出門外，日兵持槍逼章入。）這似乎請你門替我解示一下才好。

通：……

龜：（對守兵使眼色）バカ

（章下）

通：（諂媚地）他答應了你們放心，他答應了。

犬：是的，有希望。

龜：但シ信ツテレナイ

通：……支那人ハソノ……（對犬）噯，你不知過他們中國人，就是這

種脾氣，非用死來嚇唬他們不成！

犬：在他家裏吃飯不好！

通：你放心，他陪我們吃，怕什麼。

犬：不是。

龜：モシカ何事か有ハタテ、已ラハ人數が少イ、レナイカ

太：ソマダスネ

龜：誰カ呼ンテ來ヨウカ

通：我們等一會兒再來，就憑這麼一個老綁子他，能把我們怎麼樣。

犬：好的。

(章上)

章：我已竟交代廚房預備了一點粗茶淡飯，歡宴諸位友邦的先生們。

通：不敢當，我們是自已人，我們還得到別處去一下。

章：我們不能談了嗎？

通：我們去去就來，今天一定要打攬章先生了；不過你也要大客氣，我們

的目的還要爲上海三百萬的市民來向章先生請駕。

章：不敢當，不敢，我們隨便談談，用得着我們地方，我也許能夠盡一點力量。

通：モワ大丈夫ダ

犬：章先生不愧爲我們的好朋友！再見！

龜：有難，サヨナラ

通：龍先生表示十分謝謝！再見！

章：諸位能夠賞光，真是不甚榮幸之至！希望今晚務必早些請過來。

犬：請留步！

龜：誠ニ御邪魔致シマシロ

太：サヨナラ

龜：サヨナラ

（章送他們出門後，自己躊躇了一下回到裏面去。周等出

都有一付難看的臉色，少雄尤其羞愧怒憤。）

周：看這樣，章先生的態度也被他們威逼得軟化了！

少：（憤憤地）你們別說了！（拔出槍來遞給英。）英槍你承着，我們不能殺死我的父親，這件事請你去，請你打死我的父親。（對趙）今晚的炸彈，我去扔！

李：少雄做什麼？

少：我活厭了！

趙：不，我好不容易等到的差事，你別搶！你不是上回辦過一次了嗎？

少：這回我還要出馬！

趙：我不給你去！

毛 鴻 山 泰

少：趙、你讓我去，我先替你死去！

——
幕

毛 鴻 山 泰

第 三 幕

人？

崔福

王貴

馬順

章秉雄

章少雄

羅萃英

周毓強

李明

時：

趙成
大養三郎
龜太郎
彭通譯官
屈某
唐福亭
牛込
椎塚猪
目兵甲
乙

和第二幕同一天的晚上

景：

章秉雄家樓上的書房。陳設雅緻而清靜，書架之外壁上懸掛很多名人字畫，饒有古趣，右面的大窗臨街，但是窗帷是常常垂掛着的，正面偏右上方的牆上懸着一幀秉雄的先父的照片，下面是壁爐，偏左有一扇小門，是通行到外面去門，左面牆壁個是被書架掩住，除了靠後方有一扇通少雄的臥室的門。

（開幕時崔福、馬順，王貴正在將書卓抬到靠牆。崔福王貴再去抬進圓卓而來，王貴蒙上白色台布。）

福：放着好好的饒廳不用，幹什麼一定樓上吃呢？怪不怪！

貴：在！怕咱們悶着悶慌的，叫咱們多運動，消化化消食兒，

福：唉書房重吃飯，吃下去一定也有書卷氣，叫他媽的鬼子嘗嘗咱們中國人的酒席，解解他們吃鹹魚，蘿蔔乾的饑虫。

順：滿不是那麼會子事，告訴你吧！這是剛才鬼子來電話給老爺說，要在樓上吃飯才改來，他們怕咱們的彈炸。

福：什麼？

順：還不是日本鬼子，怕咱們暗殺黨炸他們媽。

貴：笑話，樓上就保險嗎？

順：可是總比樓下好得多呀。

福：（這時他們開始在桌上佈置碗筷）要不怎麼說鬼子成不了勢！就憑他們這種胆子，祇能在襖襠裏活着，你別瞧他們佔了上海，可是佔了上海的滋味並不怎麼好受。

貴：怎麼？

福：咱們中國炸彈國天天奉送山藥蛋給他們吃，你瞧着夠他們這些鬼鬼十美的！

貴：老爺也真行，現在也幹起外交來了，這年頭請鬼子吃飯可有點玄虛，萬一有人知道，真會說他是漢奸了，真來個炸彈那就行了。

順：這也是逼得到頭上了，你們沒看見白天的鬼子那樣兒，真叫人透不出氣來，鬼子帶兩個兵提着手槍拜客，這還是這輩子頭一回瞧見的事呢！說來說去還是槍能唬住人，老爺沒有辦法，算叫他擾定了。

貴：要是我，沒有這麼大的工夫，請鬼子吃飯，咱們根本別來這麼近乎。順：可是光棍不吃眼前虧，誰叫這地方不比從前呢！

福：唉，咱們瞧着吧，以後有的是把戲哩。

貴：今天有多少人？

福：擺十份碗快，不夠時再添。

順：（有些不服氣）這是象牙的筷子，日本人都是用大柴棒木頭的筷子，他們見過這種好東西嗎？

福：中國好東西太多了，鬼子怎麼會不服饞呢！老王先把鮮果碟子拿上來吧！

貴：我去拿去。（王下）

福：怎麼鬼子還不來？

（少雄領着翠英，周毓強，李明，趙成等人。）

少：（對大家）這就是請客的地方。

福：少您爺瞧擺得怎麼樣？

少：我覺得不配。

福：你說不好嗎？

少：我是說鬼子不配見這種排場。

福：對呀！聽說鬼子都是跪在地上吃臭魚爛蝦，像他媽叫飯化子一樣，就憑那種窮像，我也說不配吃這種酒席，

（在外面有章秉雄叫馬順聲音。）

少：（對馬順）老爺叫你。

福：是！

（福，順同下，少雄等四面一看。）

少：你們就從（指旁門）這兒進來，站在這兩個門的當中間，拿槍打就是了一個也跑不了。

周：（看見十副杯盤）人有這們多嗎？一支槍恐怕不夠用吧？

李：我也有一支。

周：行了，你們倆就躲在（指旁門）那間屋里得了。（對少雄）你的臥室有人進來嗎？

少：我的屋子誰也不敢進去的，你們放心，在那屋里等沒有錯。

周：好！就這麼辦。李（李挺身而出）你千萬要看當時的情形怎麼樣，你要當心着羅小姐究竟是位小姐，一切得由你負全責！

李：放心！（拍了拍胸膛）我有數。

少：咳！（呆望着壁爐上的照片。）

周：你看什麼？

少：我看我祖父的照片。

周：做什麼？

少：我向他禱告，我，我，我心里難過！

周：你是不是捨不得你父親？

少：（被提醒後，堅決地）不！如果他去當漢奸，他就不是我的父親！

周：得了，我們走吧！這邊的事，交給李和羅兩人，不過李（李應聲）你不要魯莽，要看準，祇要是漢奸，就動手，不是漢奸，你不必犯殺人的罪。

李：你放心！

周：還有就是記着等我們炸彈扔了以後，你們再動手。免得因為槍聲，就誤了炸彈！

李：好！

周：羅小姐……

英：周先生，我盡我的力量，我希望不會使你失望。

周：少雄我們走吧

少：走。

英：少雄！

少：英：

英：再見！

少：是的，再見！

英：你……好，你去吧！

少：李，到我屋裏去。

（大家去入旁門。馬順捧了一隻大瓷盆，盆裏放着一把酒

壺，王貴和崔福各拿兩盤水果上。）

順：好像伙老爺連傳家寶也拿出來了！這把壺，是老太爺留下的。古磁壺。老爺輕易捨不得用，今天他們自己斟滿了酒交給我的，這個壺要是摔了，老爺說十個鬼子也賠不起。

貴：這是何苦。用這麼好的東西？去年招待美國什麼公司經理也沒有今日這麼費勁。

順：誰知道，反正這頓飯要真他媽的像一回事！

章：（章入）馬順！

順：是。

章：酒壺在那兒！

順：在這兒。

章：小心這個壺！

順：是，老爺您放心。

章：這個壺，是老太爺的寶貝，我捨不得用！

順：您捨不得用，何必拿出來呢？

章：我紀念老太爺，今天是老太爺的祭辰。

順：老太爺是今天過世的嗎？

章：是的，也許是明天記得彷彿是今天，多少年前，八國聯軍進北京的時

候，老太爺是用這把壺，將來我死了以後還要留給少爺。

順：這是傳家寶，今天用完了還是你去洗他吧。

章：今天用完了，你去洗他。不過要小心着。

順：是！

章：少爺呢？

順：剛才我還看見他來過這間屋子，也許出去了。

章：出去了？好，等他回來（取出一封信遞給馬順。）你告訴他這封信是

我的……你回頭交給他看好了。給你別忘了。

順：忘不了老爺！

章：好！那末你們下去等着吧。

（順等下。）

章：（看了看壺，顫顫的枯瘦的手，從衣袋裏取出一包藥粉，小心地把它投進了酒壺。然後走到壁爐面前。仰頭凝望他父親的遺像，喃喃地自言自語着。）兒了今天用爹爹的酒壺，爹爹我很快活。

（崔福推門入。）

福：（提着一壺開水）老爺你說麼？

章：（馬上變了情緒）我奇怪客怎麼還不來？

福：不是約好準六點鐘來嗎？這時候還不到呢。

章：（看錶）到了到了該來了該來了。（聽得見汽車的喇叭的聲音。）你

聽到外面不是有汽車聲音嗎？許是他們來了？快把酒燙上！

福：是！（將開水到在面盆中燙酒。）

（王貴匆匆入。）

貴：老爺！鬼子客到了！

章：你說話要留神，嘴上罵一句兩句有什麼用，快去請他們進來。

（王貴還沒有走出門，馬順又開門入。）

順：客上樓來了。

章：（迎到門口）請進，請進！

（彭通譯官領着龜太郎，牛込熊坂，唐福亭，屈某及兩日

兵入。）

通：章先生！

龜：今晚八

太：今晚八

（牛走上就用照燈向章秉雄拍照，嚇了一章驚。）

通：這位大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牛込先生。

通：（指屈某）這位是華記公司經理屈先生。

章：是！是。

屈：久仰章先生大名，特來拜見。

章：豈敢！豈敢！

通：這位大日本陸戰隊熊坂中佐！

熊：章先生ハ支親善ノ本意ヲ了解シテ吳レマスカラ 私ハ十分ノ敬

通：中佐表示十分敬慕章先生，真能明瞭中日親善之本意。

章：榮幸得很！

通：這位是最近負責開北臨時治安的唐福亭先生。

章是，是，難得到這許多閒人，真給茅舍增輝不少。

唐：聽說章先生有意作會長，用得着小的時候，多提拔提拔，小的是個粗

不懂什麼！

章：唐先生客氣，客氣，諸位先生到這邊沙發上來坐吧。

通：皆樣 何卒御掛ワ下サイ

意ヲ表シマス。

犬：章先生，你收藏着多少種字畫，改天真希望能夠拜讀，拜讀

章：改天一定請方家鑑定，鑑定，沒有什麼好東西。

犬：很好很好，（牛向犬耳語）剛剛這記者先生託我向章先生要一篇關於

敘述中日親善情形的詩詞，牛先生預備電傳到東京製版印出來。

章：我實在是敢動筆。

牛：（耳語）

犬：牛先生說發表以後，大日本帝國主義三千六百萬人民都會頌仰章先生

人格偉大。

章：那可不敢當。

龜：今度ノ戰事ニ章先生ノ損失八十五萬円ナリ

通：龜先生想問到章先生這次……章先因為戰事所受的損失，五十萬金洋是不是夠賠償的？

章：這一時也不能估計。

通：今マ夕解ラナイデステ

龜：（拿一張給通）「レヲ渡シテ下モツ足ラナカツタラ何卒御遠慮オワ……」

慮オワ……

通：龜先生帶來了一張正金銀行的支票，請章先生收下，如果不夠的話，請章先生提一句，大日本軍部馬上充份的賠償章先生。

章：這個，這個，在我還在未效力以前，實在不能接受，日後再說，請問龜先生可以不可以？

龜：御遠慮シナワテモイイカシ

通：希望章先生不要客氣。

章：我不是客氣，希望龜先生不要客氣，將來再說豈不更好。

通：後デマタ相談ンタイデステ

龜：レデモ宜シイ

通：以後也好，不過章先生請千萬不要拘泥。

章：當然，當然。

犬：今天大日本皇軍將要作廿五萬米的傍晚遊行，是上海空前未有的盛典，在六點半的時候，皇軍的行列一定可以經過章先生的大門，我們都

可在這裏看得見。

章：我們眼福不淺。

屈：章先生今年高壽？

章：不敢，兄弟癡長五十二歲？

屈：（奉承之態）看不出，章先生氣色真好，是福貴貴的相貌。

章：誇獎了，誇獎了！

唐：屈先生說的是，唉唉。

章：那里，那里。請問唐先生最近一定是很忙了？

唐：（很不習慣的動作，立起來。）小的現在開北管理管那一帶治安，小的派了很多弟兄彈壓着的國民黨這些匪類。

章：唐先生請坐，唐先生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啊！

唐：不錯，章先生說，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章：那末你從何着手呢？

唐：現在祇有一個辦法，就是先發通行證，凡是不肯繳通行證的，自然不

是什麼好東西了；另外也常派弟兄們四處去探聽。以後應當怎麼辦，自然還得請章會長吩咐小的去做。

章：難得很，難得很，看唐先生官貌堂堂，以前一定是做過大事的。

唐：（受寵若驚，更顯得不自自然起來。）章先生，言重了，小的從前在袁世凱袁宮保手下當過幾年差，往後袁宮保作了大總統，債小的一個警務督察。後來，袁大總統去世，小的幸虧得張效帥的栽培，債小的一個烟務局督辦；小的接手不上幾個月，就叫那些他媽的革命黨鬧糟了。至今小的還是沒有什麼出息，以後一切還得仰仗章會長的力量多多栽培小的。嘻！嘻！

章：（冷笑）嘻，嘻。

龜：モウ章先生ノ名前ニ大日本ノ軍部ニ提出シテ認可サセタ。軍部ノ方

ハ非常ニ満足ノ意ヲ表シテハタカテ、何卒……

通：龜先生已竟把章先生正式向大日本軍部提出認可，大日本軍部認爲十

分對章先生屬意，請章先生……

順：老爺請客人入座吧。

通：（對馬順）不要插嘴。

順：是。

章：我們不妨在飯桌上談（立桌傍，持壺斟酒。）請龜先生。

繼：（推來推去）何卒！

龜：何卒！

章：請龜先生上座。

龜：席ヲ指定シナワテモ宜シク御座イマスカ

通：龜先生希望章先生不要指定坐位才好。

章：龜先生應當上座。

通：不是，指定坐位，會使人疑心……

章：哦，哦，那麼請各位隨便坐吧。

（大家入座。）

章：恕我沒有預備什麼。（舉杯。）請！

（大家舉杯不敢飲，熊，牛，龜，犬，通，用耳語良久。）

通，牛先生說，久聞支那有一種名酒，是喝一杯就會醉倒的，不知道是不

是這種酒？

章：不，這是茅台酒，並不厲害。

（龜與通的耳語。）

通：唐先生先請！

唐：（不敢喝的樣子。）這個……

通：你先嘗嘗這個酒是不是很兇？

唐：（看看別人。）這個……

通：叫你吃，你就吃，爲什麼不聽話呢？

章：（明白他們躊躇的原故。）啊！我不妨先陪唐先生喝一杯！

唐：是，是，是。

（章乘雄一飲而盡，唐福亭一面看着他，一面也跟着喝下去。）

唐：好酒！（雖然喝下去了，但是還担心着有沒有毛病。呷呷嘴，望望別人。）啊，好酒，好酒，好酒。

泰 山 鴻 毛

（大家觀察二人飲後有無變化。）

通：酒味怎樣？

唐：不如白乾厲害，可以喝，可以喝。

章：大家吃一杯。

（大家同飲。）

章：請！

（大家吃菜。）

大：聽說支那產酒不下五百餘種，這酒是那一類？

章：這酒名叫茅台，是出在貴州茅台村。

總：好イ酒ダネ

熊：幾位何デセウカ

適：魯先生和熊先生都說這種酒使他們感得十分滿意，不知道需要多少錢

一瓶？

（崔福上菜。）

章：崔福，這酒多少錢一瓶。

福：這還是去年買的，大約廿五塊錢一瓶。

屈：這酒的價錢跟威士忌差不多了。

唐：好酒！

章：請！

屈：（指着熱汽騰騰的菜。）這是冬菰嗎？

章：這是紅燒羊肚菌，諸位覺得還好嗎？我的廚子實在不行。

犬：這菜很好，這是羊肚作的嗎？

章：這是一種植物，他是屬於口磨一類的東西，因為樣子像羊肚，所以叫羊肚菌，

犬：好極了，蘇東坡不是一名句『日食荔枝三百顆，不妨常作嶺南人。』我真要改作『日食羊菌三百個，不妨常作支那人，』了，支那名產真多！

章：我們中國東西諸位吃得來嗎？

通：支那ノ食物ハ何ゾ御座イマセウカ

龜：大變宜イト思レマス

熊：中中美味イ

通：吃得慣，吃得慣。

犬：我是久在支那的人，都吃得慣了，我在華北的時候，常吃北京的燒鴨，和羊肉，現在都厭了，我真希望多有機會遊歷支那全部，吃遍了支

那各地有名的菜，也是一件快事。

唐：我們家鄉也有一種特產，叫作「菓子狸」。

章：噢！那是一種挺狡猾的野獸，矮矮的肥肥的專吃各種水菓長大的。

唐：對，對，這玩意兒非常肥嫩，酒席上來做「冰糖菓子狸」那才好吃呢！

我希望犬先生有機會到我們那兒去嘗嘗菓子狸吧。

犬：一定要來的！

（王貴上菜，章秉雄勸酒。）

龜：續イテ維持會ノ事ヲ話スマセシカ

通：龜先生希望和章先生繼續討論關於開北維持會的事。

龜：目下此ノ會ヘ任務ノ重要性ヲ見テ 詳細ノ說明ヲ申シテアグタイ

（取三文件交通。）

通：龜先生表示目下維持會的任務的重要性，有和章先生說明的必要！

龜：アハソ聴カセテセラウ

通：維持會的主要任務，龜先生希望有五點（看龜交給他的文件。）第一是，切實地作到中日的和協，避免一切的糾紛和磨擦。第二是努力地引導上海市民向中日共存共榮的路徑上邁進。第三是，嚴格地剷除國民黨，共產黨和一切反抗帝國的不良份子，尤其是最近破壞友好關係的危險人物，要加以嚴厲的措置，不惜採取斷然的手段！第四是，改善支那原有教育和文化隔膜的內容。第五是，發展日支經濟合作，不能忽視了日本帝國在支那應得的利益和享受。

章：我還不明白維持會究竟是代表市民的機關，還是大道政府的輔助機關？他的職權是否和現在的市政府有些衝突？

通：クルハ市民ノ代表機關ハスカ 或八大道政府ノ補助機關デスカン

ノ權力ハタシテ衝突モ有ル ハアリマセシカ?

龜：第二ノ市政府ト言ツテモ好イ位ニスネ

通：也可以說是市民機關，也可以說是第二市政府，這要看工作的情形了

(馬願上菜)

章：請！(回頭看見日兵二人在側，章斟酒兩杯走去。)

龜：彼等ハ飲レナイ

通：章先生，他們不可以喝酒的！

章：對不起(走回席來。)

龜：我我ノ事ツ速ク聽力セヨ

通：至於這次龜先生奉令來請章先生……：

（窗外有人聲嘈雜，並有日本軍樂聲。）

犬：大約是我們皇軍的行列過來了！

唐：恐怕是的。

（大家憑窗外看，兩日兵向窗敬禮，衆人看得津津有味。）

犬：是的，是的！

唐：人真不少！

犬：這是炮軍隊，這是陸軍。

龜：バンザイ

屈：這些火把真好看！

熊：（大喊）

牛：バンザイ

犬：偉大呀！皇軍！（唱起日本國歌來，熊和牛也怪聲地跟着唱。）

唐：這一隊就是我們闖北派去的弟兄。

牛（舉杯一飲而盡，繼以歡呼。）

犬：バンザイ

（大家忘形地，喧嚷地，搖搖幌幌地陸續回座。）

章：菜涼了，請再盡一杯！

犬：祝皇軍勝利，大家應當痛飲三杯。（飲酒吃菜。）

龜：（遞給通一張紙。）

通：龜先生，請章先生提供一些關於維持會的意思，並且希望章先在這里

簽一個字，這裏有筆。

章：吃完了飯再說不好嗎？

犬：快地好。

通：馬上簽。

（章看着，冷笑躊躇，這時外面有爆炸的聲音，大家惶惶起立，忽然唐福亭首先倒地，其他各人也像相繼不支，獨章乘雄狂笑不已，端坐不動，二日兵大異，趨龜前扶持，這時，旁門開了，萃英持槍沖入，見客人縱橫臥倒。不勝駭異，日兵甲乃捨龜執萃英，李明持槍由正門入，猛撲日兵，日兵甲不及防備摔倒地昏去，李又與日兵乙肉搏，舉槍柄擊日兵乙頭，日兵乙亦暈倒，適馬順捧一大盆菜上，見狀大驚，菜盆碰然跌落。

順：怎麼！

章：一網打盡了！（繼以狂笑。）

英：怎麼樣？

章：羅小姐！好極了，我痛快極了！（想掙扎起立。）

李：（莫明其妙）怎樣呢？

章：這把酒壺是個功臣呀！

順：酒壺？

李：酒壺怎麼？

章：酒壺裏有毒藥啊！（狂笑漸不支。）

英：毒藥

順：毒藥什麼時候放上的？

章：我老早放好了，他想逼我也沒有辦法逼我了！一個個像死狗似的，（

打噎。）

李：章先生你也喝了嗎？

章：是的，我老了，死我一個，換了幾個敵人，總算夠本了！

李：噯呀！

英：這可怎麼好？

章：我看見這些東西一個個死在我們的面前，我心裏真痛快！

（這時，福貴和兩個女僕慌忙奔入，見此情形，都呆住了

。）

英：快去請醫生去吧！

章：羅小姐，來不及了，我是沒救了，希望你們快跑吧！馬順，你快去，

也逃了吧！不過想着去找少爺，把我的那封信跟這把酒壺交給他，那是我的遺囑。

順：（要哭出來。）老爺！你爲什麼不說呢，噯呀！（取出信來。）

李：章老先生你犧牲得可惜！

章：不算什麼，我沒有痛快一生，最後倒能做到痛快一死，我的死總算達到我的目的！（撐不住地。）朋友再見！我的話在我的遺囑上寫得明白。
。（仆桌上不起，衆驚慌哭泣。）

貴：

福：（哭聲。）老爺！老爺啊！（李取遺囑。）

順：

女僕：

白白的活了一生，而今又白白的死去，雖說對於我這老頭兒的清白，沒有什麼過不去的。然而，這却是一件「不夠本的事」因此我不想白死！我要跟敵人幹啊！

在臨死之前，我要做一番痛痛快快的事！就是我要以我一個人的死，去換取幾個敵人的死！

少雄，你愛國家應當更甚於我，你對於我的死，非但不要悲傷，而且應該慶賀！因為你爸爸沒有白用了軀殼，而換取了幾個敵人的性命！

我默禱我的計劃的成功。在你看到我的遺囑的時候，我也許已經完成了我的任務了！吾兒，你要好好兒珍視祖父遺留下來的酒壺，它是一個功臣啊！

國家已經到了最危險的關頭，把你的生命交給國家吧！年輕的人！用槍，用刀，用炸彈，或是用你們的拳頭！去跟敵人清算四十來的血債！

別矣！吾兒！

父秉雄手囑。

（在讀到『我要跟敵人幹啊！』窗外喧嚷叫囂的聲音增強。迄至讀完全文，窗外紅光冲天，在噪雜的爆炸聲，槍聲和殺聲中，有羣衆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族抗戰萬歲！』外面正是一般不願作亡國奴的人在淪陷後的上海咆哮起來的時候）

——幕（全劇完）——

泰山鴻毛

上海戲劇工作社叢書之一

三幕國防劇

泰山鴻毛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包時
吳鉄翼

吳元坎
徐蘇靈

發
行
人

吳子澤

重慶太華樓巷特號

出
版
者

上海戲劇工作社

總
代
售

上海雜誌公司

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在渝初版

二〇〇〇册

每册實價三角

52
274164

1897

274164